

## 日记精华 ( 1857—1920 )

1857 年

思考像是用网逮鸽子。有时你绝对不能把绳子拉得过快，否则你除了一根羽毛什么也套不到。

1858 年

那些使我们安定宁静，恭维我们的学识，使我们满足于我们的环境和成就的书不是最好的书；相反，那些使我们忐忑不安，挖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识的墙脚，拆毁那道狭窄而使我们这么长时间地置身其中并感到安全的藩篱，把我们放在没有范围的范围内，使我们祈求，恐惧，战栗，为一个更坚固的立足点和更扎实的目的而斗争的书，那才是最好的书。

( 1 月 30 日 )

海洋在它遥远的深处是清澈而平静的，但如果它接触堤岸则变得浑浊肮脏；所以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在他们有高尚的发挥和表现时纯美如阳光，但在他们接触普通生活

琐事时则卑鄙龌龊。培根 就是一例。

(同上)

文学是抽象与具体的结合，是溶解在现实中的理想。精力是生活的刚强要素，但只有在它灌注到一个目的中之后，它才能产生巨大的成果。

(同上)

1859年

写作是生活的成果；它是在幻象离我们而去之后，我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的报道；或者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是抓潮水退去之后远远留在岸上低洼地里的鱼。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脱离我们之后，从灵魂的无意识的活跃力量变成灵智的有意识的有形公式的东西。我们的感觉一旦花谢结子就成为思想。

(4月9日)

光只有通过不透明体的反射才能见到；它本身是看不见的，也没有人看到它。生命之光也是如此；它本身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它的种种表现。

(11月2日)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人，在他的姓名之后，首先我要知

佛朗西斯·培根 (1561—1626)：英国哲学家与作家，担任公职时曾被控受贿。

道的是他想些什么，他跟着朝什么方向的舵轮转，什么指针指导他的航向。了解这些以后他对我就不再是一个陌生人。我能够把他的一切言行加以说明，知道所有个别的事实是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总的思想安排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心原则，某种主导一切的思想，他的为人就是根据这个思想形成的，犹如一条船建构在它的龙骨上。龙骨决定了它所有的较次要的船骨的方位和性质。一个人的原则的声明是一封介绍信，给我们一把了解他的成就和可能达到的成就的钥匙；如果它们是从他自身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假借来的，那么它们就是有特色的，多多少少带有一个人的个性。要是人人把他的标志挂出来，或把他的原则或信念系在他的上衣扣眼里，那会省去多少数也数不清的啰嗦，闲言碎语，误解和假动作。

（同上）

在全部历史上我找不到别的人有爱默生具有的同样健全的理智；在全部历史上我找不到别的人有弗兰克林具有的同样清醒的头脑。

（11月17日）

人人都有一个进入那不可测的深渊的入口，如果他愿意让它开放而不让它为枯枝废物堵塞的话。在青年时代，这个通道是畅通的，但种种忧思和世俗的琐事很快把它堵塞堵死，结果我们成为一个污浊的小湾，跟汪洋大海隔绝。人的灵魂只有通过经常接受真理才能保持纯洁和健康；至少，要跟真理无拘无束地接触。

（同上）

我爱看一看一个人性格的背面，看一看他的私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面，我爱看一眼堂皇的大厦的后部，后院，而不是铺着砾石的供散步的林阴道和如茵的草坪，那才是泄露性格与倾向的地方。就我来说，我喜欢老农的那种精神，他坚持他的房屋的后部应该有飞檐和建筑上的美，如同前院应该有鲜妍的花草树木。

(11月27日)

1860年

卡莱尔 有多么广大的海岸啊！大多数人没有海岸；无法展望浩瀚的真理的海洋；也就没有港口或海港；但大部分是内陆——它们跟真理的联系是相对的间接的；结果也就没有那个浩瀚的深处的宝藏。

(1月15日)

亚里斯多德注意到所有的伟人都是抑郁的；伟人肯定是抑郁的；最高的山峰总是云雾缭绕。

(同上)

一个自负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绝对不能持续而长时间地思考，不能像哥伦布一样从事伟大发现的远航。他无法很长久地忘掉自己；他一定要回归自我才得安宁。向心力总是超过离心力，他的思想经常回到他自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与作家，《法国大革命史》的作者。

身。那好像一只被绳子拉着的鸟。它只能绕着他的脑袋扑腾盘旋，然后仰身翻倒在拿着绳子的那只手上。最了不起的思想是最客观的，就好像最大的圆具有最不弯的曲线。一个大利己主义者总是狭隘的；他也许是热情的，但不是无所不包，你一眼就看到了他整个圆周的范围。他散漫，支离，突出，像一只既胆小又无礼的狗，到处咬叫，然后匆匆回到他自己的窝，不让所有其他的狗接近主人的门槛；可是一只好的猎狗会日夜追逐猎物而一点也不想到自己。

一种思想越是个人性质的，它的范围也就越窄。人要创造深刻、远大、纯独创性的思想，条件是忘掉自我；超越我们意识到的个性，按宇宙的本来面目去看宇宙，以它本身的标准去衡量它。如果人要正确地看事物，一定不要把他变成他看到的事物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正确地看待事物的条件是我们不要成为我们要看的事物的一部分，或跟它拉上什么个人关系。如果我们想如实地看风景，那就不要置身其中而要站在邻近的山冈上去欣赏。莎士比亚在创造哈姆雷特时，他不拿自己作模型，把他自己的非本质的面貌与特点放进去而是忘掉自己，刻画我们全体普通人的基本的人性，把他的作品放在他自己与太阳之间，所以其中没有留下他自己的影子。

（同上）

三月肯定是从冬天到夏天的一步，它的讨厌的风狂雨骤、变化无常的天气，如果你不再往前看，也不考虑规律，会使你认为大地走错了路，夏天不在那个方向上。

（3月）

植物学家说棘刺是发育不完全的芽，它们硬化了，要是它们有一个有利的环境或得到较好的培育，会变成繁茂的枝桠。这确乎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实。人性的棘刺有多少啊——既硬又尖，戳痛伤害我们的冷酷的刺儿头，使我们反感和厌恶的狭隘的偏见，叫人不敢接近的自负——全是停止良好发展的性格，僵化的脾气，本来应该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高举枝条，以花和果使人心情愉快的有希望的幼芽，可是由于缺乏培育和相宜的土壤、气候，如今全长得硬邦邦地如石头一般！那涵育着如此丰富与美好的种种可能性的嫩芽竟成为一个讨厌的疖疤，一根害人伤人的刺！这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

（同上）

薄暮——如果一天是一本书，那么它就是书中的空白——给遐想和注释留下的页边宽大的空白。

（同上）

好，三月走了，像她通常那样，傲慢而气冲冲地，在身后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同上）

1862 年

鼓起勇气来，勇敢的心灵！远景上的困难，距离遥远，看起来比现实中的困难更使人望而生畏。再走近点一瞧，它们毕竟不是那么可怕。在山区人绝对一眼看不到他要走的路。高大无比的阿尔卑斯山似乎在各方面都横挡着他的

道路，然而肯定是有出路的，它本身会对不气馁的旅行家显现出来。同样，天边的云雾也比在近处看到的更吓人。河上的浮冰好像阻挡住你的小艇前面好几英里的道路，可是在你划近时，瞧，碧蓝的水巷四处打开，广阔安全的航道呈露出来，而那曾经一度显得只有危险和障碍。

(4月1日)

1865年

今天，头一回我听到加拿大雀的啾鸣——一种轻柔甜润的音调，几乎变成了歌唱。把地上的落叶层扫开，在树林中的一个温暖的山坡上，我们发现獐耳细辛刚刚长出幼芽。春美草也长出芽来了！在肥沃的土壤里深挖进去，我发现血根草已有了一英寸长的新苗。在这儿的死叶下多少奇迹在发生啊，各种植物在地下一英寸两英寸地茁长！它们在苏醒，它们在抽出新芽，多么奇妙啊！死叶作出了何等重要的贡献——把每种植物都如此温柔地用被子盖上！野草莓也在抽芽。蓝知更鸟的音调从头上的天空传来，好像春天的第一声颤音。这种鸟总使我觉得像是一个新时期的迹象，标志着它的到来。我看了又看，但它始终只是一种飘忽的声音；久而久之，我看到他腼腆地飞落在一根桩柱上或一方篱笆上。

(3月4日)

坦率地说我到林子里去远足的乐趣常常由于带着猎枪特意去打某种鸟儿而受到破坏，至少是有所损失。我过于专心，除了鸟儿之外，什么也没注意。我不是专程去散步，

去接触大自然，而是急切地想找到我要找的东西，如果我没有打中那种鸟儿，就扫兴地回家。

要是我出去不带有任何目的，除开更接近天空和大地，接受整个的大自然，那就能充分享受到散步的乐趣，而得到满意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好一视同仁地对待飞鸟，走兽，树木花草——充满诚意和忘我之情，担保不抱特殊的目的——这就会得到一切而毫无所失。

当我信步穿过树林，在溪边徜徉的时候，天空和大地的亲切，好客的感化力更接近我了：没有什么逃开我的眼、耳或鼻。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我不伤害林子的感情；我不打一只鸟。

在生活中似乎同样必要，假如跟什么特殊的目的挂上钩，那就必然要失去很多东西；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的闲人或闲步者，不过在那里袖手旁观或冥想，享受的乐趣最多。诗人皮雅特 曾说在他的少年时代，他经常去猎野火鸡，猎枪里装好弹药，可是偏看不到火鸡，而看到大批别的猎物，他不让自己开枪，因为弹药是为火鸡而准备的，因而扫兴而归。我常发现我们出猎同样也看不到想打的猎物，因此，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别的收获。

(5月26日)

我觉得一切鸟儿的声​​音都表达出某种人类的感觉或感情：长刺歌雀，狂喜；蓝知更鸟，乡愁；北美猫声鸟，骄傲；歌雀，忠诚；知更鸟，成功的喜悦；隐士鸫，虔诚；白眼鹑，自觉；燕子，爱情；红眼鹑，满足；真的，我似

乎要到听见了它的声音才认识那种鸟；只要它一开始发音，我好像就认识它了，说得出的情况。我觉得灰颊鹑是包围在一片神秘里，因为我只看见过它而没听见过它的声音。

( 5 月 27 日 )

1866 年

每个自然爱好者知道梭罗对散步中的伙伴的反感，除非他也是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做一个良好的散步者，条件难得具备。我们到林子里去不是为了交际，或为了谈政治；跟我一同去的人一定不要打扰我，也要把城市忘记。一名小小年纪而爱好沉思的少年是最好的游伴了。你不愿让人打岔或妨碍而愿敞开心怀，像海绵一样，随时准备奉献或接受。

猎人，滑冰者，游泳者，划船者，树林里的闲逛者，郊外野营者的强烈的兴趣比博物学家或植物学家的紧张的搜寻更合理更有人情味，使你具有更接近自然的感觉，更理解自然的意义。自然不会向掌握种种科学武器、但她没有感情的研究者呈露她的最宝贵的秘密。自然不愿被人征服，但自愿献身于她真正的情人——那痴情于她的人——在她的大海里沐浴，在她的河流上航行，在她的森林里野营，只要没有什么唯利是图的目的，她接纳他们所有的人。为什么博物学家、昆虫学家、地质学家并没有从他们的搜寻中在精神上受益致富呢？因为他是个特殊爱好者，他专注于肉体而忽略了灵魂；他跟踪她的规律而看不到她的灵感。诗人的追求自然是唯一的真正的追求。研究自然史，要想得益而且名副其实，必须嫁接在对自然深深执著

的热爱上；不是为了鸟类和植物去研究鸟类和植物，而是因为它们代表自然的精神。如果你看不见飞鸟和鲜花，你的乐趣是不是依然一样呢？如果不然，你永远也无法正确地阐释它们。

(1月27日)

1867年

让我在园子里劳动一整天，下一天在田野和树林里徜徉，顺便读一点书，第三天我可以用全新的精力专门投入文学工作。

(4月5日)

1868年

往森林进行一次远足。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可记。天气晴朗温和，没有风，连微风也没有。在阳光照耀的灰色的树林里弥漫着怡人的寂静。这种恬静的气氛由于唯一的一只林雀的悲哀的鸣声和一只过路的乌鸦的呱呱声格外加重。蜘蛛和蚂蚁在枯叶上到处爬。偶尔一只大黄蜂唱起它的圆润的低音。在松树丛中可以听到黑的白的爬虫发出会飞的昆虫的细细的鸣声。

燕子从4月初到中旬出现在华盛顿。它们在你头上啁啾如同在北方一样<sup>①</sup>。雨燕或烟囱燕像别的燕子一样来到，整个夏天在这里数量丰富。紫色的毛脚燕在四月出现，又

作者为纽约州人，在美国要算北方。

在六月和八月一再出现。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对北方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声音，可以在五月的某个晴朗的早晨听到。你在美妙怡人的空气中往前走，蓦然间爆发出一阵长刺歌雀的鸣声，有半打这种鸟一齐欢悦地扬声而唱，又同样戛然而止。在它们的歌声中透露出神秘的遥远而游移不定的意味，但稍稍再注意一听，那是来自云端，锐利的目光可以发现它们高高地在霄汉间飞向北方。它们难得在此地下落，可是有一季它们不仅息止而且逗留了将近一周，无疑是由于天气的突然变化——那是北方的一股寒流。

(4月16日)

1871年

在早晨起床前多么快就能判断出天在下雪！房间里充满柔和皓白的光辉。室外出现一种奇异的静谧。若你听到声音——那是男孩们欢畅的叫喊声，或送奶人的铃声，绝没有其他的声音。“流星一样的雪”，比喻得多么好！“爱雪的松树”，也是这样。雪是如何原地堆积在它们上面的啊！它们似乎确实爱雪。

今天老农坐在火旁，要不就照看着他的牲口。今天他不会到山里去拉木头，除非他完全发疯；也不会打开山上的草堆以便补充秣草，或用它在雪地里喂牲口。牛群给留在牛棚里直到中午，然后放它们去喝水。看着它们到泉畔去，牛背很快就由于积雪而变白，然后挤成一堆喝水。老牛一般总是优先，青壮年和腴腆的小母牛则站在一旁冻得哆嗦，等待它们轮到的时候。喝够了，它们转身回去，集合在牛栏大门旁，直到老农来开门放它们进去。继续待在拴牛枷里，草料

搁在面前，种种不适与暴风雪很快忘记了。雪在它们的背上融化，在它们伸着脖子去吃草料时身体上冒着热气。

青壮的牛和小犊站在田野的草垛旁，也许有一匹一岁的小马驹或一只受宠爱的羔羊夹在当中，日子都不好过。它们在背风处挤成一堆，样子郁郁不乐。它们把草垛啃嚼完了，直到底部剩下一根又粗又硬的梗茎，它们的鼻子简直闻不出香味。它们面前有这么丰富的草料，可是依然是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斗！有些牲口，比其余的更有见识，它们不断地啃碎一个地方，直到露出一个洞；叶端的正面打开了缺口，如果不制止，草堆会逐渐坍塌。

(2月14日)

1875年

从码头走上来时，发现长满青草的河岸下有一只麻雀的巢，噫，还有什么比它更精致的呢？就在那儿，一个建筑物，盖起来，把材料组织在一块儿，完工，也就是几天工夫，可是看样子好像是在那儿长出来似的！它多么适合这个地方。当中留出一个窝儿，看不出有一根稻草、一根嫩茎是零乱的，没有一处露出弄乱的痕迹。它的周边是多么平常，多么粗糙，到接近中心的地方又是多么精巧！那样轻轻地为鸟窝开辟出一块地面，整个工作进行得多么仔细！

(5月)

1876年

今天是爱默生歌咏的“着了魔的日子”之一。轻柔的

西南风，没有云，但有沉沉的烟霭。啊，蓝知更鸟！啊，知更鸟！头一回看到野鸭平整的一条线掠过水面往北而去。啊，户外令人神往的景物！我站在山顶上出神。

(3月7日)

昨天和今天都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河流是如何舞蹈、闪光的啊！——一切树木的新叶在阳光下都光彩照人！空气有一种柔和的光泽，有烟霭；那不是蓝色的，而是一种发光的扩散开去的光晕——没有云，但天空是带蓝色的皓白，非常柔和而娇美。

(6月1日)

了不起的事——父亲头一回来我家作客！他已经 74 岁高龄了，在我当家将近二十年之后，父亲来访，坐下来跟我一同吃饭，在我的游廊上抽烟斗，睡在我的房间内。我简直没有想到。他像一个孩子，特别健康，精力充沛，胃口非常好，看他吃饭对我有益。

(6月27日)

如果我的作品有任何一点如读者宣称在其中发现的新鲜感，秘密就在我对鸟类，景物，户外生活的理解，常常不是文学上的或书本气的，而首先是一种现实的，个人体验的。我不是为了写鸟类而去追踪鸟类，而是为了欣赏，满足一种接近它们的天然渴望；事先我从不知道要写一篇什么文章，如妇女们说的，要等玩笑过去了我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8月1日)

前些天早晨在马尔波罗附近的河上看鱼鹰潜水捕鱼是一件美丽如画的事情。它成直线下水，双足前伸，完全潜入水中。我想象着，分开的水面在它上面合拢起来。随即它露出翅膀尖，然后恢复常态，带着鱼出水。一条金鲫鱼，照我判断。鱼不大，但鱼鹰死命抓住它。我观看了一刻钟，它飞前飞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飞回一次就稍稍升高一点。在八次或十次后它达到附近一带的最高点，但并不落下来。我想它会落定，但它依然飞行不止。它等着鱼死亡吗？也许它不能抓着一条蹦跳的鱼在一个地方暂息下来。

(10月30日)

一个柔和、非常温暖、引人梦想的日子——我将永志不忘，由难得的富于诗意的人生经验深深带进我的心田。一位当她还是个9岁的小姑娘时在草原上认识我并喜欢过我的、我也认识她但已不记得了的女士给我写来一封信，对我表露了她的身份，现在她已经是29岁的成年女性了。接着她跟我约定见面，在山冈上和树林中消磨了一个下午，我们作了最甜美最密切的交谈。她跟我非常贴近，时光过得真是太快了。距我们相聚已过去了二十年，我们也可能再不会聚首，可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

(11月2日)

一群换上秋天的羽毛的金翅雀，起码有一百只，一两天内一直在我的园地里四处野餐，有时在豚草地里，有时在灌木丛和树林里。今天下午它们集合在一处，全体以一种有克制的欣喜鸣唱，很像它们在五月或六月的样子。我

们普通的鸟类中只有很少几种从事这样的合唱。雪鹑有时这样，半聊半唱；知更鸟有几分也是，在春天，但别的鸟我就想不起来了。我从少年时代起记得多么清楚，这种金翅雀，亦即美洲红额金翅雀，沿着大路边，在蓟草或蒲公英上或果园内，那种空中的独特的飞行；雄鸟不断地兜圈子，它的飞程是一串短短的弓形，翅膀收拢如鸟类上升时的姿态，降落时再张开，音节老是重复仿佛自动化一般，“拍——乞克——啊——皮”；“拍——乞克——啊——皮”。然后，一停落下来，就发出“帕斯利”、“帕斯利”的鸣声。它营的巢豪华富丽。

(11月8日)

1877年

昨晚黄昏我在墙头坐了好久，带着一桶槭树的树液，想起我的少年时代，竭力回忆那时我提着一桶树液沿着蜿蜒的道路从树林返家，在雪地上和跨越篱笆时树液泼洒在雪地上的感觉。

(2月7日)

星期五早晨六点我离开洛克斯伯里去赶下行车。母亲给我准备了早餐。男孩们和父亲在牛栏挤奶。当我在书包上回头向家看看作为告别时，我看到父亲和希拉姆提

制糖用。  
作者的故乡。  
作者的兄弟。

着奶桶从牛栏门口出来。查理正走上台阶；知更鸟在糖槭林中欢唱，一只水桶，阳光正照着它，发出锡器般的闪光。雪，污浊而凌乱，在房屋上面的山坡上形成一根腰带<sup>①</sup>。我横过一块块土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四月早晨，阳光皓白，树木光光，田野空疏而枯槁。麻雀唱得多欢，知更鸟笑得多舒畅！菲比鹞叫得多嘹亮！

(4月13日)

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比自己的孤寂更为亲近的同伴了——也就是说，他最亲近的同伴是自我。人的最好的伴侣是那些像他那觉悟的思想与同情心之类的东西，它们能影响他——他的最好的同伴是稍稍隔着一段距离去看的他自己。爱孤寂的人能深深理解梭罗的不带感情的偏见，梭罗认为在瓦尔登湖的小屋内他有许多同伴，尤其是在早晨没有人拜访他的时候。孤寂是对一个人的严峻的考验，但无疑要确保精神具备深沉耐久的色彩，它是必要的。那些最孤独的人也是最像他们自己的人。旅行与社会给一个人打磨上光，但一块光滑的石头却不长苔藓，一个人有点苔藓是好事。这赋予他一种人们爱好的乡土风味和色彩。孤寂使人成为人们畏惧的利箭所打击的靶子——不幸和由死亡造成的亲友的丧失——他一定得孤单地、没有保护地面对这些。

爱孤寂的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把自己像种子一样播下

从作者的许多作品看，他的家乡凯茨基尔山区在四月还有雪。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一口小湖，1845—1847年梭罗隐居在这里，他的名著《瓦尔登湖》即记述他的这段生活的感受。

去——他散步的地方，树林，田野，山冈，小巷，都将反映出他自己来。他生活过的地方都将有他的储藏。每一次他喜欢走同样的路线，因为他处处会跟自己相逢。他跟沉默的树林、灰色的岩石、宁静的池沼或瀑布说：“我们过去见过面，我的精神把你的精神像衣服一样穿着，你们跟我是贴近的。”他是一个如此热爱大地的人，难以接受一处新的风景。要隔一段时候，也许是很长时间，它才会被他的精神涂上自己的色彩，或者更恰当地说，加以丰富。如果人出生在山区，那会使他想到自己的父母，他对那些青山会怀着终生的眷恋之情。如果我的父母去世了，我知道只要看到他们生活过而又在那里去世的青山的面貌，就会有一种悲喜交集的心情。

( 10月18日 )

我们侈谈跟大自然交流，其实交流的是我们自己。大自然没有什么可说。所有的言语都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空气有助于燃烧，但实际燃烧的是蜡烛而不是空气。大自然提供条件——孤寂——灵魂提供乐趣。“那更深刻地得到融合的东西”是当时当地被观察者所融合的。所有的自然爱好者也是孤寂的爱好者，因此也是他们自己的爱好者。他们阐释的是自己而不是大自然。她反映的是他们自身的思想和情绪。你只是在大自然中找到你带给她的东西。如果你快乐，她也快乐；如果你悲伤，她也悲伤。信仰宗教的心灵发现她也是信仰宗教的。科学家觉得她是科学的化身，诗人觉得她意味着画图 and 寓言。她对所有的人是所有一切。人们羡慕我的飞鸟，但他们看到的不是鸟而是我。我把自己放在它们的身体里面了。雪莱的云雀是雪莱，济